



自剖越深 活得越真

在微博上几个参加过节目的女孩互相叫板,其实她们本无深仇大恨,只是有些小摩擦。有缘相逢,彼此喜欢就聊聊,不喜欢打个招呼就完了,评价对方时少用点儿狠话,你认为敌人不爽自己就爽了?再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,大家都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,留下自己这段经历中美好的记忆就行了。

09

该干啥还干啥

两年半的时间,我共收到《非诚勿扰》和《不见不散》的观众来信近23000封,字数约690万,其中29%的人谈了对节目的感受、提了建议,71%的人是在倾诉和咨询。前者,是我坚持做电视节目的最大动力;后者,让我有了继续写书和传道的动力。这些来信可分为恋爱、婚姻、亲子、家庭、职场、心灵困惑等六类。

江湖上传说我要跳槽去其他电视台主持新的节目,其实,网络发达了,根本搞不清哪个是新闻,哪个是小道消息。我原来只是一个专业人士,不是公众人物,现在被电视节目缠身,自然成为被娱乐消遣的对象,既然你没有能力反抗,那就调整自己的心态,自己该干啥还干啥。

这些年,我只有一个目的,就是希望通过各种渠道能让更多的人认识性格色彩这个工具,并从中受益,在我的书和我参与的访谈节目中,我始终在表达这个观点。为了达到这个目标,我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角色,对我来讲,我最擅长的还是演讲和培训,这个活儿我做了多年。但对公众而言,因为我是以电视人的身份进入大多数人视线的,因此大家会认为我是电视人。那么,我就详细说一下我和电视的渊源。

从2010年年初加入《非诚勿扰》,迄今为止我和以下电视节目发生过直接关系:

在江苏卫视《非诚勿扰》的节目中,和孟非、黄菡搭档(孟非两年半,黄菡两年);

在江苏卫视《老公看你的》节目中,和李好搭档做主持(9个月);

在江苏卫视《不见不散》节目中做主持(一季16集);

在深圳卫视《别对我说谎》节目中做主持(录制了一季12集,只播出一集就被封杀了)。

在这几个节目里,我个人最喜欢《别对我说谎》,这个节目在挖掘人的内心方面能发挥我的特长,可惜被封杀了。

另外,相对能发挥我特长的是《不见不散》,这个户外真人秀节目极富挑战性,有更多的空间可以让我发挥专业特长。但外拍节目耗时太长,我又不是靠做电视节目吃饭的,实在受不了,做了一季后就收手了。

相比之下,《老公看你的》是我比较痛苦的节目,即使它的战绩数一数二,一度与湖南卫视的《天天向上》平分秋色。做这个节目让我感到痛苦,主要原因是我不喜欢纯综艺节目,在规定的范本内走流程,让我觉得没有挑战性。

我提出辞职时,江苏卫视的领导给我洗脑,说全国所有卫视一年平均收视率能上1的电视剧不超过20部,这个节目平均收视率1.2,很多主持人一生也碰不到一个,而我居然还不知足,说我是被《非诚勿扰》困住了,《非诚勿扰》几十年就遇见这么一个,如果和它对比的话,我这辈子就完了。我说这是个好节目,但是不好玩,我对它没有激情,只能清辞。

至于《非诚勿扰》这个节目,虽然让我发挥的空间有限,但我做得还行,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习惯单兵作战的人而言,能拥有配合不错的搭档,是上天对我的眷顾。

正因为有了《老公看你的》的体会,离开这个节目之后,选择其他节目时我变得更加慎重。

最近一年,陆续有数十个节目邀我加盟主持,遗憾的是,有的和我曾做过的是同一类型的,有的属于综艺范儿太强的。如果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平台让我与人互动,我就没有激情去做,而我最擅长的领域没有人想到怎么用。说白了,各家电视台现在压力都很大,都希望捡现成货,消耗我的知名度,博取些收视率。电视台这样想是对的,但我不能做一个对自己没有要求的人。

(摘自《本色》乐嘉 著)



关注生存 关注养老

倪老太太睁开眼,疑惑地问:“吃了吗?我怎么不知道?难道是我记错了。”二琥说:“肯定是您记错了,我刚来的时候看着您吃的。”老太太说:“那你把我屋里桌子上的绿豆糕拿来,咱俩吃。”二琥笑着说:“妈,昨天下午隔壁李婶来,您不是给她吃了嘛?您忘啦?”老太太恍然大悟:“对对对,瞧我这记性。”第二天,二琥拿着药来到老太太跟

20

倪老太太折腾人

前,说:“妈,该吃药了。”老太太一脸不高兴,说:“药不是吃过了吗?”

二琥诧异:“妈,您又忘了,昨天的吃了,今天的还没吃呢。”

老太太愤怒地说:“谁说我没吃,你是不是想毒死我!”

二琥傻了,皱着眉头说:“妈,你不能这么说,这个罪名我可担不起,您的药确实没吃。”

老太太斜着眼,拿着药盒,头一扬把药吃了。

二琥没办法,她知道跟老太太争肯定是不行的,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吵架就是一把好手,因为一个女人带着几个孩子在社会上求生存,她不得不凶悍一点儿。

二琥搬了个小板凳到老太太旁边坐下,说:“妈,要不这样,家里不是有闹钟吗,以后我们定个时间,比如上午10点,闹钟响了,就说明你该吃药了,我拿药给你吃,你得按时吃。”老太太想了想说可以。

可等到第二天,闹钟一响,老太太就不认账了,说闹钟是叫她起床的,不是叫她吃药的,二琥只好打电话向春梅求救,春梅也没办法。晚上春梅下班后,跟老太太说吃药的事,叫老太太听二琥嫂子的话。

老太太一听,拍着桌子说:“我自己的身体,我自己的药,我比谁都清楚!”

春梅说:“妈,你看,现在我要上班,

伟强出差了,斯楠也不在家,家里没人照看你,二琥嫂子让你吃药,是为你好,你要配合。”

老太太当即大怒,把饭碗一推,说:“我知道,你们都嫌弃我这个老太婆了,不行我就去敬老院,你们不愿意伺候,我出钱,有人愿意伺候。”

春梅说:“妈,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老太太说:“那你是什么意思?”

春梅知道争辩下去也没结果,只能给远在韩国的伟强打电话,说老太太现在记性不行了,脾气有些失控。伟强跟几个同事正在喝酒,兴致正高,他不在意地说:“老年人记性就是差点儿嘛,妈的脾气你还不知道,你让她早点儿,有什么事回去再说。”说完就把电话挂了。

春梅没办法,第二天上班她晚去了一会儿,等二琥来了,她们两人盯着老太太把药吃了后春梅才去上班。平时老太太吃药都是大呼小叫的,可是今天老太太很听话,二琥也觉得奇怪,春梅又跟她交了几句,二琥觉得春梅似乎在讽刺她照顾老人不力,心里暗暗叫屈。老太太每天这么一闹,二琥别说打麻将了,就是打个盹的时间都没有。

一天,老太太睡完午觉起来,忽然发现自己床底下的塑料瓶子没了,就嚷嚷起来。

二琥说:“妈,你又忘了,那天是春梅委托我把瓶子卖给收破烂的了,您也是同意的,钱还在呢。”二琥转身去拿

钱,把钱摆到老太太面前。“您看看吧,钱都在这儿,没人动您一个子儿。”

老太太一把把钱揣到怀里,说:“就是你们想骗我的钱。”二琥也没办法。说来也怪,春梅在家,老太太就和正常人一样,要是二琥来照顾她,她立刻会有些异常的举动。

二琥跟春梅说了此事,春梅也不反驳,只是一个劲儿地说拜托大嫂。弄得二琥不好意思,只能硬着头皮照顾老太太。可是老太太似乎在跟二琥作对的过程中找到了乐趣,每天像个孩子一样,跟二琥斗来斗去。中午吃饭时,二琥给老太太戴了个围嘴儿。

老太太一把把它扯掉,说:“这是小孩子用的,我用不着。”

二琥没办法,只能把围嘴儿去掉,可老太太刚吃几口,油就滴到衣服上了。二琥拿餐巾纸去擦,老太太又不让擦。二琥只好哄着老太太,让她在吃饭时穿上围裙。

吃饭的时候,二琥说:“妈,少吃点儿肉,多吃蔬菜,对身体好。”

老太太两眼一瞪说:“你怎么不多吃蔬菜,骗我吃。”

二琥说:“我爱吃蔬菜啊,你看,我这就吃,我多吃,我吃。”二琥故意猛吃蔬菜。

老太太哼哼地笑道:“骗谁呢,我看到你炒菜的时候吃了好几块肉。”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